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宋宣太

守范擘撰大人

出唐章懷太子子全賢注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

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

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

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

嫵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並

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任一操而已

不兼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
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
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
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
曰君舅君姑沒則

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

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
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
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
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
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見令狐子
沮恠不能仰視沮喪也恠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
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

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
髮歷齒未知禮則也曹輩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

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
渠勿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

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
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
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
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

立祀

周郁妻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三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漢曰狂夫之

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

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

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昔夷齊

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太伯違邠

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

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

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

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隲而

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

則推讓之美失也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

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螿之赤心太后從

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

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

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

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

益中外之累也中內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

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

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

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

穀即成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實非鄙人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五

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宅門取恥宗
 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
 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
 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
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
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
 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
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
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

已有善莫名不自名已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

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作起勿憚夙夜執務私事

不辭劇易劇猶雜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

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

宗潔清也謂食也左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

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

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

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

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

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

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

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

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

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

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八歲入小學

獨不

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

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

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

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

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

旋遂生媒黷媒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

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

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

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

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

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

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

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

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

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

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

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

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

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

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論語孔子之言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

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葺至尊在不婦無二適

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

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

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

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輪陝輪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八

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
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
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
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
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
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
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
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
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
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

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况婦人者

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

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二人同心則其利

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爲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

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則能依義以篤

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

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

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

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

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

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

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

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

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

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數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

昭婿之妹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

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

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

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

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况拾遺求

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

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

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

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

列傳

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

安衆縣屬南陽郡

四子以母

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

遺令賢聖法也

前書孝文帝楊王孫龔勝臨亡並有遺令

令汝曹遵承勿與

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

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

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

而死

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

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

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

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

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

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

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

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

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

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

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

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

日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
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玆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逾
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
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
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

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

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它人之賢者

猶邱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愆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

外聽者爲慙隗旣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龐涓母

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

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代魏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

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寡婦曰嫠縣

邑有祀必膳焉

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膳焉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非其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

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鄭衆曰謂輓端壓牛者領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尊爲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

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

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采旣不得

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

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旣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

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

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

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

右辦浴旣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

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

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
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
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
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糧貨
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
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
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
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
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
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
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
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
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
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董祀妻

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

之琰曰第四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

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

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

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

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

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

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

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

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

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

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

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

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穿拒穿音直庚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
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
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
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
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
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
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
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
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
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
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
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
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
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
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熒熒對孤景怛咤糜肝
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為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
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
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
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
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
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
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
堯離句奴言語之貌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
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

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
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
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
兮徒熒熒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
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
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曹世叔妻傳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何焯曰司馬彪

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孝女曹娥傳迎婆婆娑神○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

撫節安歌娑娑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傳云娑娑

神誤也不觀文雖未詳識

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按唐

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董祀妻傳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何焯曰按董卓傳卓

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

李催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
董穎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
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
遷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既誅邕
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考之
不詳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宋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景章

懷

太

子婦東賢注

東夷傳第七十五

東夷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

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

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

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御也曰吠

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

二

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

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夏后氏太康失

德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盤于游田十旬自少康已

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

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帝相子也竹書紀

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

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

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變盛遂

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及

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柝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

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

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

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

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

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

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注

也自山陽以東海陵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

王後得驥騾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

而忘赤驥盜驪驂騮騾耳之駒西巡狩樂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

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

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

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

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

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

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走此山也厲王無道淮夷

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毛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

命召虎式辟四方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脩霸攘

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

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

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

滿避地朝鮮

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

縮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度沮水居秦故空地稍因王

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

位貊人寇邊

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代伐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

高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貉人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

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

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滅貊倭韓萬里

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

靈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

而使驛不絕

○劉攽曰使驛不絕按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故國俗風土可得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

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

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鄰子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

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

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

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鳩反王還欲殺

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

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圈也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

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

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

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

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豹似豹無前足音奴

入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

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

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

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

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

牛以躡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

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
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旣殺復尸
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
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
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
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
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
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
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

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
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
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
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
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
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
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
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

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
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
中人卽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
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劉敞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
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
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
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脩宮室東
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
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

部桂婁部

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

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本消

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

沛者古鄒大加

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

主簿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

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

浪立菟

使屬立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熹暮

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

前書音義龍星左角

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

以十月

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以十月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

皆著憤如冠憤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
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
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
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貂出

好弓所謂貂弓是也

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

之小水貂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
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
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武
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
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
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
恩信招之皆復欵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
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
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
宮遣使貢獻求屬立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貂寇立菟攻
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立菟太
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貂渠

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
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
三千人攻立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
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
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掠
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兵馬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
遂率馬韓滅貊數千騎圍立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
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

爲可許尙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
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立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
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
滅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
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
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
伯固立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立
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
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立菟

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

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

東西夾夾音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

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

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

丈開一頭為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

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為數焉武帝滅

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

驪西北更以沃沮為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

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

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為使者以相

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

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

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

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

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

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

輒生子云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願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五

列傳

九

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
滅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
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
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
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
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滅君南閩等畔右渠率
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
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郡

番音潘

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

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悉屬樂
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
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
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
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
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
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
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
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絺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

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三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

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黼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繩以大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

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

之義有似浮屠建夫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

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

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

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

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

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並

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

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

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

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

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

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

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提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提

音是光武封蘇馬提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

謁靈帝末韓滅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

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

衣有土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

朝鮮使驛○劉攽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

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反樂

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

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

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鵠鵠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

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

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前

丹朱坊身說文曰坊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

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

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

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

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

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

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

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

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

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三十五

列傳

七

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奚反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

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

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

絕遠不可往來

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

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

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

扃關也 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

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

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

澆薄其本化以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東夷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臣會汾 按魯莊

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貲立是為文王時周莊王四

年也莊王為繆王十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

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句驪傳國人懷之。懷魏志作惡

三日弁辰。臣會汾 按晉梁二書皆作弁韓當從改下

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弁韓之訛

云我氣去氣韓之南亦凡亦我韓之
三日我氣。對發志也。
王專出言刃。對發志也。
卒出掠王。對發志也。
公四平。對發志也。
東夷。對發志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南蠻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高辛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

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

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

瓠魏畧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

槃瓠因名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

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

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

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

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

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

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鑿獨力皆未

詳流俗本或有改鑿字為鑿者妄穿鑿也結音髻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

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

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常為害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以狀

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

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

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

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

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有邑君長皆賜

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媿徒說文曰媿

媿我也音胡朗反此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

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眾

已上並見風俗通也

已上並見風俗通也

已上並見風俗通也

已上並見風俗通也

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

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毛詩小雅序曰采芑

芑于彼新田顯允方叔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眾繁

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

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仇也至楚武王時蠻與羅

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

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

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

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郤至曰楚二卿相惡王

卒以舊鄭陳而不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

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

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

丈是謂賚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賚牂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

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

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

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

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

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

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

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

乾隆四年校刊

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

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

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

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

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

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

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年春發荆

州七郡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

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

充音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

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

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

澧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畧吏民郡兵擊破

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

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

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

差明年秋澧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

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

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

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
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
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
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
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漉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
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充城八千人
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
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
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
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
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
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
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
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
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
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
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
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
一人爲郎於是以前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討長沙賊

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蠻亦更攻其郡

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

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其西有噉人國生子輒解而

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

美則讓其兄今烏許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許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

之北恒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菹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

人掌趾為珍異以食老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

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

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

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

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

黃耆爾雅曰黃髮鮐背耆老壽也日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尚書大傳作別

風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

於王事見尚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

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

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

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六

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崖太守卽就威政也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

項髻徒跣

爲髻於項上也

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

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

交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

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

蠻里張游

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

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

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

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

也

麓音莫支反泠音零

嫁爲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

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

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

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
 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
 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
 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
 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
 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
 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
 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
 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

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
 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連音卓奉詔赦
 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
 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
 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攽曰按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
便行一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
 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
 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
 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
 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

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

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

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

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

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尚復以

為雲中守。劉放曰注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案文多一日字

日舍字君倩初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宜即拜

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

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

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

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

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

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

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

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

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

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

南眾轉疆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

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

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潁人十餘萬內

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

乾隆四年校刊

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浦烏潯蠻反叛招誘九
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
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萬籍人林率請六制靈帝數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音審相氏鄭氏皆

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

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

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

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

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

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

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

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

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縣水一

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

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鹽

江也。劉放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文少一經字鹽

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

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

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

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
開也。劉放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按文少
一不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並見代本也四姓皆臣之廩君
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

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

不更○劉攽曰巴氏之君可有爵有罪得以爵除其君

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

民戶出帙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緡說文帙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

四緡既均儀禮矢緡一乘鄭玄注曰緡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緡一百四十九俗本帙作蒙緡作鏃者並

誤也○劉攽曰注按緡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漢興南

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

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潯音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

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

今河中蠻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

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

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

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

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

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

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

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

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

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

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而以

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

不算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

者得以俛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俛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

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

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

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

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聞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喜音虛記反高

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

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

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

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

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

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畧漢中上計程包對曰

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

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

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

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

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

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
丹陽遷於郢績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 亦
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討
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
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寬
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
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
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
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
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
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
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
耕田其外又有僑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葉榆
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楛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
北至葉榆名為僑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布舊昆明蓋
僑字誤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
為布舊也

僑東北有茆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
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
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

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

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

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

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

云遼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

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

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

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舩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

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舩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

異物志曰牂柯繫舩杙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

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麩百姓

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柎欄而散生

其木剛作鏃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蕉根乃致

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麩中作餅餌廣志曰

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

不過數十似櫻葉破其木肌堅難公孫述時大姓龍傅

傷入數寸得麩赤黃密緻可食也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

貢南越志曰番禺縣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

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

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

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

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怙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畧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

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

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取其嘉名於道卒詔為起

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

棟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

越巂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

犍為郡朱音殊提音匙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

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

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

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

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

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也○劉攽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宗族資之案文出直本共是置字資當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

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

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

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

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

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

九隆死世世相繼

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

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

代栗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

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

遣兵乘箬船

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箬以當船也

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

芟

芟音多其種今見在

鹿芟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

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

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芟鹿芟王

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

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

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

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

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

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

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

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

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

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

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

舊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牂榆邪龍雲南也

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

度蘭倉水 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 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

皆穿鼻脰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

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

見李恂傳 帛疊 外國傳曰諸薄國女 蘭干細布 華陽國

言紵 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 廣志曰

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 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

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見華陽 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 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

珠穴博物志曰 虎魄 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

光珠即江珠也 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徐衷南方草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孔雀

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大山有茯苓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翡翠犀象猩猩貂獸 麗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

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麋子

土人織草為屨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屨

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

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

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

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

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

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日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

八郡志曰貂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 雲南縣有神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七

鹿兩頭能食毒草

見華陽國志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

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

之卽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

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

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

守令而反叛攻越巂唐城

○劉攽曰按巂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

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

肅宗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

龍縣

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

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

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

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

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

揮音擅東觀作擅字

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

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

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

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

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

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

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邛州越巂縣東南南

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

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

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餵之後稍長大

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

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

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

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

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百姓俱陷為湖土

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

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

郭樓櫓戛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後復反

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畧音側

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為越巂郡巂水出今巂

州邛都縣西南巂山下前書地理其土地平原有稻田

志曰言其越巂水以置郡故名焉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襄州揚

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俗

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

多游蕩而喜謳歌畧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二年長

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

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

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

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巂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

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

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三

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

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

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

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

嶺南齊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

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

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

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

令遂久故縣在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

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畧百姓

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

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牁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

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

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

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

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求降附竦因奏

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

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

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

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
桓間廣漢馮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苻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苻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
語多好譬類居處畧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

山圖所居焉

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

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
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
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

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

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

名慷慨有大畧

東觀記輔作醮梁國寧陵人

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

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

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

行

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

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

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

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山海經曰峽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

一名邛苻故邛人苻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

疑水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

若採八度之難陽峭危峻險百倍岐道

言詩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

王之道人以為夷易縑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三

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

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

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

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

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

也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意合魏旨吏

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

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繼補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

伸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

僧陽維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皮尼

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俛維聖德深

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作邪尋螺

寒溫時適藐潯瀟灘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

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墻塙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

穀莫礪麤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

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

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髭維父子同賜捕莖菌毗懷抱匹帛懷橐匹漏

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

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六

刊專

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
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
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
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
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
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毼顧野王曰毼結毛為飾也舉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毼也
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
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
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
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畧吏民延熹三年蜀郡

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
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
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

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

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

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

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

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叩籠

按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

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

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

也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

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毼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乃止鬪敵死其人能作旄毼班芻青頓髦毼羊羖之屬青頓

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

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關茸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

丹青白旄紕芻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特多雜藥

天纂文曰紕氏芻也音卑疑反髦即紕也

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麇即麇狼也異物志狀似

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

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鞮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

牀音子今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

其表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

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

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有石

而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

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

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

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三

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

姓馬適名建也

龍頷侯韓增大鴻臚田

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

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

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

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

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

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

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

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支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

將日所出入處也

文約謂文書要約也

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

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

獸居鳥語之類

緩耳儋耳也獸居謂穴居

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

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

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

編數都護部守之曹

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郡

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

寶

珠玉金碧珊瑚琥珀之類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帙

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

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

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熾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劉攽曰正文輪積於內府按輪字誤

當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

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顛

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

凶勇校筭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

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

焉哀牢夷伐鹿芟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也鏤體

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

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南蠻傳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

臣德潛

按吳

得姓自周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子衛文子

周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有此號范氏

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又零陵蠻○

臣會汾

按注陵當作陽

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西羌傳第七十七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

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河關

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濱於賜支至乎河

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

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

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

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強則分種為會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

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

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

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

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王

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

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

吠夷后相即太康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

由是服從泄啓八代孫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

邠今幽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

叛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

音義曰鬼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及武

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偶人

神不勝而僂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周古公踰梁山而

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及子季歷

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太丁之

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乙子也

丁二年周人伐燕京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

之戎周師大敗也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

丁命季歷為牧師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

命為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

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及文王為西伯西

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

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

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

王率殷之叛國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牧野尚書

以事紂惟知時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孔安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

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王遂遷戎

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

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厲王無道

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

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

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

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

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戎人滅

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

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其年戎圍犬丘虜秦

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

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

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五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

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

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獯即獯道邽即邽縣冀即冀縣也涇

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

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

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

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當春秋時在中國與諸夏盟會

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

洛戎強東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

十四年戎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

事並見左傳僖公十二年

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

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公二十二年允姓

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及鞶鞶在河南山

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

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陝以東至陸渾

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戎狄通

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

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

余乃降秦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魏絳晉大夫

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

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

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

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

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

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

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

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

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

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

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

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

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

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

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

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

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

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

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

乾隆四年校刊

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

河間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

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

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

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

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

滅狄獯戎獯音丸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

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

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駘牛種越嶲羌是

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

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

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

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

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

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

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

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

至臨洮氏道羌道縣

氏音丁今反五縣並屬隴西郡

及武帝征伐四夷

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

居令

縣屬金城郡令音零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

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通道玉門

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

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

姐音紫

與匈

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

安故縣屬隴西郡枹

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鉄

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

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

西海鹽池左右

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

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規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

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

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

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

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

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

時三姐等七種羌寇隴西

多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

遣右將軍馮

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

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夷傳

種號自三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

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夷傳

八

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湍音乃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即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渠帥三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

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

允音鈇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

為羌所敗

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

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

允音鈇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

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

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

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

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

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

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

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

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

人何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

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帝王好生惡

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

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

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

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

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

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

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

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

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

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

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

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

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凉州刺史又奏林臧

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凉州羌

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

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

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湍種羌婦吏爲其夫

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

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三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湍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後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

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畔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

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
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
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
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爲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
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
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
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
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旣殺傅育狃快邊利
狃快慣習也狃音女
九反快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
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

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
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
伏兵起○劉敞曰案文當
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

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
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
哭與燒何當煎當闖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聘納諸種
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
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
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
訓代爲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

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
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
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
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
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
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
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
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
遣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
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

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迷
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
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
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
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
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
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
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
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卽五校也雍營卽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
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

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
迷唐窮迫率其精强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
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
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
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
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
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
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
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

復背叛乃脇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
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
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
諸種爲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
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
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
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
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
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
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脇諸羌數百人反叛郡

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
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

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

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

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

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

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

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

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

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

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

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

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

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在今廓州

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

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

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

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

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

尉其冬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

縣名屬漢陽郡

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

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

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

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

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

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

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也

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

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

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

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

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

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

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

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

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

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

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

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

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

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

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

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樛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

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

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

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

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

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

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

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

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

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

參以恩信招誘之二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

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

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

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
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
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
騎鈔擊杜季貢於下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
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
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
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
零羌於下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
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
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

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
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
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
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
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
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
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
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
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
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

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
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
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弃
市没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
輔益州無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
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
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
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
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
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

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
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
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
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
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
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謂首鼠也建光元年春
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
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
侯食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
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

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
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
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
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
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
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
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
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
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
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

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
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
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
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
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卽雍州之
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
乘阨據險因渠以漑水春河漕水春卽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
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
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

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旣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

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

擊種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

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三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

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

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劉放曰三君

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明是二字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况戎狄

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

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

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

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

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

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

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頽音於筠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

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繚北界參繚縣名屬安定郡繚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

諂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
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
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
威鷓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
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
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
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
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
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鄠侯邑二千戶自
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

斷盜牢稟私自潤入

前書音義曰牢價直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

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
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
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
降二十萬人永嘉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
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
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
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
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
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

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
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
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
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
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
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
已具奐傳當前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
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
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
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

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
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
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
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
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
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
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
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

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

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韃以鳥驚

晉文公曰右屬橐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間羣種

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

負柴為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

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東犯趙魏之郊南

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

羽書日間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并涼之士特衝

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纏而為虜說文曰

也纏索也發冢露齒死生塗炭齒音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

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

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

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

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

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以圖其

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

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

或梟剋曾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

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

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

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

盡颯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

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顱也支謂四支革皮也

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

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

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

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

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

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

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

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前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

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

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

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

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隴

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乾隆四年校刊

督右扶風仲光○段熲傳注作种光

戰於富平河上○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太丁之孫武丁○武丁之孫武丁

高宗初年武丁之孫武丁

自武丁後武丁之孫武丁

高宗初年武丁之孫武丁

武丁後武丁之孫武丁

西漢書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